

<<佩德罗·巴拉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佩德罗·巴拉莫>>

13位ISBN编号：9787544702393

10位ISBN编号：7544702391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页数：191

译者：屠孟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佩德罗·巴拉莫>>

前言

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 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朗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

我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饮弹自杀的同一天到达墨西哥的——1961年7月2日，我不但没有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书，甚至没听说过他。

这很奇怪。

首先，在那个时候我对文坛动向十分了解，特别是对美洲小说。

其次，我在墨西哥最先接触到的人，是和马努埃尔·巴尔巴查诺·彭斯一起在他位于科尔多瓦街上的德库拉城堡工作的作家，以及由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主持的《新闻》文学增刊的编辑。

他们当然都很熟悉胡安·鲁尔福。

然而，至少六个月过

<<佩德罗·巴拉莫>>

内容概要

一个复杂多变、充满巨大冲突的世纪已然过去。这个世纪里，人们的心灵中前所未有地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的情绪；这个世纪的文坛，也因此空前地喧哗与骚动，文学作品数量繁多，审美倾向丰富多彩，思潮流派更替频繁。

文学即人学。

当下读者全面认知20世纪和彼时文学情状的需求正在增加，作为多年来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专业出版机构，我们希望以必要的责任心，翻译介绍更多更好启迪民智、打动心灵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以实现对人，特别是对其精神取向的尊重与关怀。

是以译林出版社精心推出“20世纪经典”，从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回望出发，遴选百年来的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以供热爱文学的读者及各界人士丰富学养、陶冶性灵之需要，并力图借此实现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一己之力。

作者完全采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来描述自己的故事，绝对是一种自信，因为鲁尔福相信生活本身就浸透着历史与哲学。

鲁尔福日常口语般的笔调看似漫不经心，其实里边深埋着拐弯抹角的地方，通过梦幻与暗喻，意识流与时空交错，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打散又重新拼镶。

这样，历史的线索在读者脑子里错宗出模糊了。

<<佩德罗·巴拉莫>>

书籍目录

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教母坡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都是由于我们穷马卡利奥清晨烈火平原你该记得吧北方行佩德罗·巴拉莫译后记

<<佩德罗·巴拉莫>>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佩德罗·巴拉莫》序言 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发现胡安·鲁尔福,就像发现弗朗兹·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一章。我是在欧内斯特·海明威饮弹自杀的同一天到达墨西哥的——1961年7月2日,我不但没有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书,甚至没听说过他。

这很奇怪。

首先,在那个时候我对文坛动向十分了解,特别是对美洲小说。

其次,我在墨西哥最先接触到的人,是和马努埃尔·巴尔巴查诺·彭斯一起在他位于科尔多瓦街上的德库拉城堡工作的作家,以及由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主持的《新闻》文学增刊的编辑。

他们当然都很熟悉胡安·鲁尔福。

然而,至少六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起过他。

这也许是因为胡安·鲁尔福与那些经典名家不同,他的作品流传很广,本人却很少被人谈论。

我当时与梅塞德斯和还不到两岁的罗德里戈住在安祖雷斯殖民区雷南街一套没有电梯的公寓里。我们大卧室的地上有一个双人床垫,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个摇篮,客厅的桌子既是饭桌也是书桌,仅有的两把椅子用途更广。

我们已经决定要留在这座城市,这城市虽大,却还保有人情味,空气也清新纯净,街道上还有缤纷夺目的花儿。

但是,移民当局似乎没有分享我们的喜悦。

有一半时间,我们都是政府在政府办事处的院子里排队,有时候还得冒着雨,而队伍却总不往前走。

闲暇时,我便写些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在当时由马克斯·奥伯主持的大学电台播出。

那些笔记太过直率,引得哥伦比亚大使打电话给电台提出了正式抗议。

他认为,我的言论不是关于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而是抨击哥伦比亚文学的笔记。

马克斯·奥伯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我在六个月里找到的唯一的糊口法子就这么完了。

但是,事情正相反。

“我一直没时间听那个节目。

”马克斯·奥伯对我说,“但如果它是像你们的大使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很好的。

”我当时三十二岁,在哥伦比亚当过很短时间的记者,刚刚在巴黎度过了很有用但也很艰苦的三年,又在纽约待了八个月,我想在墨西哥写电影剧本。

那一时期墨西哥作家圈子与哥伦比亚的很像,我在这个圈子里十分自在。

六年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还有三本尚未出版的书:大概在那时候于哥伦比亚面世的《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不久以后由文森特·罗霍请求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恶时辰》,以及故事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最后这一本当时只有不完整的草稿,因为在我来墨西哥之前,阿尔瓦罗·穆蒂斯就已经将原稿借给我们尊敬的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而她把稿子弄丢了。

之后,我重组了所有的故事,由阿尔瓦罗·穆蒂斯请塞尔吉奥·加林多在维拉克鲁兹大学出版。

因此,我是一个已写了五本不甚出名的书的作家。

但是,我的问题不在于此,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前,我写作从不为成名,而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加爱我,这一点我认为我已经做到了。

我作为作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写过那些书以后,我觉得自己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到处寻找一个可以从中逃脱的缝隙。

我很熟悉那些本可能给我指明道路的或好或坏的作家,但我却觉得自己是在绕着同一点打转。

我不认为我已才尽。

相反,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书未写,但是我找不到一种既有说服力又有诗意的写作方式。

就在这时,阿尔瓦罗·穆蒂斯带着一包书大步登上七楼到我家,从一堆书抽出最小最薄的一本,大笑着对我说:“读读这玩意,妈的,学学吧!

”那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佩德罗·巴拉莫>>

那天晚上，我将书读了两遍才睡下。

自从大约十年前的那个奇妙夜晚，我在波哥大一间阴森的学生公寓里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后，我再没有这么激动过。

第二天，我读了《烈火平原》，它同样令我震撼。

很久以后，在一家诊所的候诊室，我在一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另一篇结构纷乱的杰作：《玛蒂尔特·阿尔康赫尔的遗产》。

那一年余下的时间，我再也没法读其他作家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不够分量。

当有人告诉卡洛斯·维罗，说我可以整段地背诵《佩德罗·巴拉莫》时，我还没完全从眩晕中恢复过来。

其实，不止如此：我能够背诵全书，且能倒背，不出大错。

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

卡洛斯·维罗委托我将胡安·鲁尔福的另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这是我那时候唯一没读过的故事：《金鸡》。

文章是密密麻麻的十六页纸，薄纸，已快破成碎片了，由三台不同的打字机打成。

即使没人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也能立刻感觉出来。

语言没有胡安·鲁尔福其他作品那么细腻，也没有多少他独有的技巧手法，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却流露于字里行间。

后来，卡洛斯·维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邀请我为根据《佩德罗·巴拉莫》改编的第一部电影进行一次检查与修改。

这两件工作的最终结果远远谈不上好，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促使我更深刻地去了解一部我确信已比作者本人更熟悉的作品。

说起作者本人，我是直到几年以后才认识他的。

卡洛斯·维罗做了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将《佩德罗·巴拉莫》根据时间片段剪开来，再严格按照先后顺序重组成戏剧。

作为纯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这很合理，可结果却成了一本不同的书：平板而凌乱。

但是，这对让我更好地理解胡安·鲁尔福的独具匠心很有帮助，也更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

在《佩德罗·巴拉莫》的改编中有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名字。

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主观，任何名字都与用这名字的人有某种相似，这一点在文学中比在现实生活中要明显得多。

胡安·鲁尔福说过，或者有人让他这么说过，他是一边读着哈里斯科公墓里的碑文一边构思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比他书中的人名更恰当的专有名词了。

当时我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要找到一个与所饰演的人物名字毫无疑问地相契合的演员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问题——它与前一个问题不可分割——是年龄。

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胡安·鲁尔福都很小心地不去留意人物的年龄。

纳西索·科斯塔·罗斯不久前做过一次非凡的尝试，想确定《佩德罗·巴拉莫》中人物的年龄。

纯粹出于诗意的直觉，我一直认为，当佩德罗·巴拉莫终于将苏萨娜·圣胡安带回他半月庄的广袤领土时，她已是一个六十二岁的女人了。

佩德罗·巴拉莫应该比她大五岁左右。

其实，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这戏剧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美丽。

科斯塔·罗斯为两人所设定的年龄与我所设想的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远。

可是，这样的诗意和伟大在电影里是无法想象的。

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老年人的恋情感动不了任何人。

这些珍贵的研究有个坏处，那就是，诗歌中的情理并不总是基于理性。

<<佩德罗·巴拉莫>>

某些事情发生的月份对分析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十分重要，但我怀疑他是否对这一点有所察觉。在诗歌中——《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歌——诗人运用月份来达意，却不顾时间上的精确性。

不仅如此：许多时候，连月份、日期甚至年份都被改变了，仅仅是为了避免一个不好听的韵脚或者同音重复，而没有想到那些变化可以促使评论家做出某种断然的结论。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月份与日期上，花也是一样。

有些作家常用花朵，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的名字响亮，而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否与地点和季节相符合。

因此，在好书中看到开在海滩上的天竺葵和雪里的郁金香，都已不稀奇。

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要绝对地确定哪里是生者与亡人之间的界限已属不可能，其他方面的精确更是空谈。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死亡的年岁有多长。

我说这些，是因为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因此，我写他，就必然会显得一切都像是在写我自己。

现在，我还想说，为了写下这些简短的怀念之辞，我又重读了整本书，我再次单纯地感受到了第一次读时的震撼。

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莫娅妮译） 译后记 屠孟超 胡安·鲁尔福(1918—1986)是墨西哥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哈利斯科州一个叫萨约拉的村镇里。

他六岁丧父，不久，母亲也去世，他不得不进入法国修女主办的瓜达拉哈拉孤儿院。

鲁尔福没有正式受过高等教育，只是在墨西哥内政部移民局供职时，去大学旁听过文学课程。

在这期间他乘职务之便，跑遍了全国各地，同时，还大量地阅读了国内外的文学名著。

他1942年写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生活本身并不严肃》(1945年发表在《美洲》杂志上)，1945年又在他本人和墨西哥著名小说家何塞·阿雷奥拉主编的《面包》杂志上发表了《我们分到了土地》和《马卡利奥》两篇短篇小说。

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反映自己故乡情景的短篇小说。

1953年这些小说编成一个集子，取名为《烈火平原》出版。

作者以其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两年后，即1955年，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出版。

这部迄今仍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的作品一问世，即引起墨西哥国内外文坛的广泛注意，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作者因此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1970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利亚斯王子文学奖。

《佩德罗·巴拉莫》出版后，胡安·鲁尔福基本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新作。

1962年起，他在墨西哥全国印第安人研究所出版部工作，1986年1月病逝于墨西哥城。

鲁尔福的短篇小说主要描述墨西哥的农村面貌。

国外有的评论家称他为农村题材的大师，也有人说，农村题材都给鲁尔福写尽了。

这样说未免有些夸张，但鲁尔福的小说的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的面貌。

《烈火平原》叙述一支因不堪残酷的封建剥削而奋起反抗的农民起义军，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方向和正确的领导，孤军作战，在政府军的镇压下，失败了。

鲁尔福的另一部分小说主要反映农村的阶级压迫和不公正的现象。

这一类小说有《清晨》、《清母坡》等。

《清晨》写一个名叫堂胡斯多·布拉姆比拉的庄园主与他的外甥女乱伦，被清晨牧放牲口回来的老牧工埃斯特凡老汉无意发现。

胡斯多恼羞成怒，毒打埃斯特凡，自己却失足跌死了。

老牧工不但挨了打，还被诬告杀死主人而惨遭冤狱。

鲁尔福还有一类小说写农村的贫困、落后和农民的愚昧。

<<佩德罗·巴拉莫>>

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与城市相比，墨西哥的农村确实相当落后。

在《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里，鲁尔福用揶揄的手法，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被一群女信徒似疯若痴般地拥戴并请求册封为圣徒的那个名叫安纳克莱托的人，其实是个罪犯，是个乱伦的无赖、奸淫妇女的老手。

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是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

与他的一些短篇小说相比，这部作品不仅立意更深，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更富有新意。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

主人公佩德罗·巴拉莫幼年时因家道中落，做过小工，当过学徒。

长大后，靠巧取豪夺，不仅恢复了家业，而且一跃成为科马拉村的统治者，成为独霸一方的庄园主和酋长。

他无恶不作。

在他的欺诈下，村民们死的死了，不死的只好远走他乡，以逃脱他的淫威，使科马拉成为荒无人烟的山村；妇女们谁也逃不了他的蹂躏，以至他的私生子多得连他本人也不认识了。

然而，佩德罗·巴拉莫这个土霸王也有不顺心的地方。

爱子米盖尔·巴拉莫年方十七岁，便和父亲一样残害无辜，奸淫妇女。

后来，因马失前蹄毙命，这无疑给佩德罗·巴拉莫以重重的一击。

接踵而来的是他的爱妻苏萨娜·圣胡安的去世。

这是致命的一击，终于使这个不可一世的庄园主心力交瘁，萎靡不振，最后走向死亡。

《佩德罗·巴拉莫》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佩德罗这样一个庄园主的形象。

他为人狡诈、残忍。

为了发财致富，他可以不择手段。

他与自己最大的女债主多罗莱斯结婚，目的是想赖账，并吞她的财产。

他并不爱她，婚后不久便抛弃她，使她含恨死去。

为了抢夺一个叫阿尔德莱德的人的土地，他竟派手下人将他活活勒死。

对待墨西哥革命军的态度集中地表现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奸诈、阴险。

当一支革命军来找他算账时，他心里虽对这一群拿起武器的穷人恨之入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他先以酒饭款待他们，继而则对他们表示异常的“关怀、同情和支持”。

他借给革命军提供财力、人力支援的机会，派自己的心腹率领数百人混入革命队伍，夺取领导权，以左右他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局势。

他真的达到了目的。

佩德罗·巴拉莫的身上也不仅仅只有恨，他不只是“仇恨的化身”，他也有“爱”。

为了替已经死去的儿子超度亡魂，他忍气吞声向一贯被他瞧不起的神父乞求。

苏萨娜·圣胡安是他爱过的唯一的女人。

他们原本是青梅竹马。

长大后，她嫁给一个叫弗洛伦西奥的男子，不久便守了寡，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父亲与她发生乱伦关系。

为了得到心爱的女人，佩德罗·巴拉莫颇费了一番心血。

他派人杀害了她的父亲，才将她弄到手。

但这为时已晚，她已疯了，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爱妻亡故后，他便万念俱灰，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门口，遥望妻子“去天堂的那条道路”，口中不停地念叨着她的名字，眼看着自己的躯体一部分一部分地死去。

最后，“身子像一堆乱石一样慢慢地僵硬了”。

佩德罗·巴拉莫这个形象虽然是粗线条式的，但是却很鲜明，颇具典型意义。

《佩德罗·巴拉莫》在艺术上的成就更为瞩目。

这是一部完全用现代小说的手法写成的新小说，现代小说的各种表现方式在这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小说中几乎全都可以找到。

概括地说，这部小说的技巧上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摒弃了传统小说常见的由全知的作

<<佩德罗·巴拉莫>>

者(或借书中人的名义)来叙述故事的做法,代之以独白、对话、追叙、意识流、梦幻、暗示和隐喻等手法,使小说犹如由一块块看起来互不相关,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的画面镶拼而成的画卷。这一个个由独白、对话等方式描绘成的状如孤立的画面,有待读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它们串联起来。

想象力越丰富,这幅画的色彩就越斑斓,换言之,小说的内涵就越丰富。

与此同时,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会由人物自己的言行来表示,作者不作任何介绍,也不作评论,一切全由读者自己去作结论。

因此,这种小说也叫“开放性小说”。

第二,突破了传统小说在叙述故事时的“时空观念”,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件列入同一“画面”,就像超现实主义作家作的画一样。

用这种方法写成的作品,初读起来颇有困难,甚至会有堕入五里雾中之感。

但如能细心阅读,认真思索,则别有一番风味。

第三,取消了生死的界线。

早在鲁尔福的一些短篇小说中便已开始出现死人会说话的现象(例如在《北方行》中的“我”,明明说是让人给打死了,却又在和父亲述说去北方的经过)。

到了《佩德罗·巴拉莫》则完全人鬼不分了。

这部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几乎都是死人,但他们却同时又像活人一样进行对话、回忆,叙述往事。

其实,鲁尔福的这种夸张、神奇、荒诞的写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墨西哥的作家,更有古老的阿兹台克文化为依据。

阿兹台克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得不到宽恕,便难入天堂,只好在人世间游荡,成为冤魂。

另外,墨西哥人对死亡和死人的看法也有别于其他民族。

他们不害怕死人,每年都有死人节,让死人回到活着的亲人中来。

鲁尔福正是利用墨西哥的这种传统观念和习惯,将小说中的科马拉写成荒无人烟、鬼魂昼行的山村。

在那里,到处是冤魂,它们因得不到超度,或在呼叫,在喧闹;或在议论,在窃窃私语,发泄内心的痛苦、郁闷。

归根到底,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其意图是向人们表明,在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庄园主的欺诈下,民众非死即亡,幸存者为了活命,只好舍弃家园,逃奔他乡。

《佩德罗·巴拉莫》的问世被认为是墨西哥和拉美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许多重要报刊都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佩德罗·巴拉莫>>

编辑推荐

《佩德罗·巴拉莫》是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不仅立意深刻，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富有新意，迄今仍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作者因此被誉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1970年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3年获西班牙阿斯图利亚斯王子文学奖。

<<佩德罗·巴拉莫>>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